周禮詳解

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祝德麟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詳解卷六

宋 王昭禹 撰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祝注讀作注劀音刮齊才細反）

人之初生因精集神精化而為氣氣化而為血氣中不和則為病血塞不行則為瘍病以氣而其傷在臟腑瘍以血而其傷在肌膚先王使人內無病患而不傷其臟腑外無瘍痛而不傷其肌膚此疾醫有以治內而瘍醫又有以治外腫瘍聚而不潰潰瘍潰而不聚金瘍兩創未必折骨折瘍折骨未必兩創腫瘍潰

瘍自內作而潰瘍為重金瘍折瘍自外作而折瘍為重故先腫瘍後潰瘍先金瘍後折瘍也古者於疾則有禱於瘍則有祝素問曰上古移精變氣祝由而已醫之用祝尚矣而瘍尤宜祝後世有以氣封瘍而徙之者葢變氣祝由之遺法也藥者以藥發其所傷劀者謂刮去其膿血也殺者謂以藥食其惡肉也祝之不勝然後藥藥之不勝然後劀劀之不勝然後殺此治瘍之事

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

治以止其病謂之療必明見其源如燎然後可以止病故其字從療五毒五藥之有毒者如兵之毒天下乃所以制而生之也然則五藥雖以毒攻殺其惡肉亦所以生之也氣者五臟之氣養以生之使充實焉

素問曰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瘍之治宜以氣也瘍之治宜以氣而不以五氣養之反在以五毒攻之之後則必先除其惡然後可養也五藥正所以治病也治病以五藥為主故獨曰以五藥療之五味所以養精也精全則氣壯氣壯則形强凡療瘍而成之者在乎食之五味故以五味節之節所以成之也夫竹有節物之自然也人即物自然而制節焉乃所以成之也然則五味生精亦物之自然人因其自然而節以五味亦所以成之也葢物有節則剛柔不偏中正以通故天地節則四時所以成也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而治道所以成也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而瘍醫以五藥療之然後以五味節之者疾醫所言者養也且病以治内為主故先味而後藥瘍醫所言者療也且瘍以治外為主故先藥而後味至於養之以味而療瘍之事成於此矣

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脉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素問曰酸收辛散鹹耎苦堅甘緩夫肉以骨為體骨收則强故以酸收之肉以筋為節筋散則不攣故以辛散之脉所以行血脉耎則和故以鹹耎之氣所以充體氣堅則强故以苦堅之肉緩則不壅故以甘緩之竅利則不滯故以滑利之且腎主骨腎水屬也故欲收肝主筋肝木屬也故欲散心主脉心火屬也故欲耎肺主氣肺金屬也故欲堅脾主肉脾土屬也故欲緩至於竅則以骨為體而以肉為包所以通氣也素問曰骨肉滑利可以長久惟滑則無所凝止則竅亦水屬也故以滑利為主於瘍醫言養骨筋脉氣肉竅則善養其六者瘍無所生也及其生也則亦以此養焉則肌膚可復完矣凡有瘍者必於焉受藥則瘍醫

之說凡以為是故也疾醫言死終則必書其所以入
於醫師而此不言者蓋醫師言凡邦之有疾病疕瘍
者造焉繼之以歲終則稽其事以制其食則疾
瘍醫皆書所以而入於醫師以疾醫見之也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

愛人而已非仁之至也物之微無不愛焉然後可以
為仁之至治人而已非政至也物之微無不治焉然
後可以為政之至先王於獸雖有所不仁而常致其
愛雖若之為多而亦有所治此獸醫之職所以立也
且人之與獸其賦形稟性雖不同而其資氣於陰陽
則一故其血氣不和亦不能無病與瘍然獸之可醫
者若牛馬之屬係乎人之所畜
養者也與瘍同醫賤物故也

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

之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

食音似

惟人之能言則可以知其病之所在獸不能言則病狀難知故必灌之以藥使行焉又從而節止之以是而動作其氣氣既動作則脈候可視因以觀其病之所發發而養之則其病可療矣瘍則血之所結聚或腫或潰猶或為易知故先灌而攻之以刮去其膿血而發其惡然後可療焉故發之以藥養之以佚其體食之以充其體此療獸瘍之序也

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

先王雖貴人而賤物然而療獸瘍者有能否亦不可以無勸沮之術故計其生死多寡之數以為之進退

焉醫師言主其醫事以制其食獸瘍言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者制其食則有進退進退之則因制其食矣人死言終獸言死則亦以物之所以死不可察故也不稽其全失為上下而計其生死為進退則以是故也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凡為公酒者亦如之

灋古法字

夫酒之為物以承祭祀以接賓客以養老病以行愛恭之情其用可謂博矣一事之不可遺一禮之不可闕先王由是設官以掌之分職以治之此酒人漿人之類所以立而又有酒正以為之長也惟其為酒官之長故酒之政令皆以掌之政有所正令有所為豈特見於釀造供承之際哉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而

酒之流實生禍故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則酒正之掌政令亦所以謹酒也式其給用之式若米麴多寡之數也法其造釀之法若水火齊量之差也酒材則凡資之以為酒者皆是也月令曰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櫱必時湛饎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亦此意也凡為公酒則非私法之造釀若鄉射飲酒之類以公事而為酒也亦酒正以式法授酒材於酒人故曰亦如之

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盎烏浪反緹音體

五齊用以祭祀非人所飲每有祭祀其造作必有量數故曰齊焉以其成而滓浮泛泛然則謂之泛齊以其滓汁相將而一體則謂之醴齊以其色葱白如盎於背然則謂之盎齊以其成而有紅赤之色則謂之

緹齊以其成而滓沉於下則謂之沉齊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蓋玄酒則泛齊也醆則盎也澄則沉也五齊用之以祭祀不致其味致其義而已故酒正辨其名名者義之所出故也

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事酒酌有事者之酒也昔酒熟而久者也酒生則清熟則醇清酒酒之生者也詩或言祭以清酒或言清酒百壺蓋酒清則為近本故於事神接人之際皆以清為尚焉然泛齊以薄而近本五齊用以祭故以泛齊為先清酒以生而近本三酒用以飲故以清為後五齊言辨名三酒言辨物者蓋三酒以飲非若齊之致其義務致其實而已物實之所效故言辨其物

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醫於巳反酏以支反

清酒醴之沛者盎醴酒而沸之斯清矣醫則内則所謂或以酏為醴者盎以酏爲醴則少清矣漿所將食成而米汁亦相將矣酏粥之薄者與内則所謂黍酏類矣漿於三酒為薄於五齊為厚亦人所飲者故亦言辨其物與三酒言物同意然漿人有六飲此言其四而不言水涼者盎水涼無厚薄之齊非酒正所辨故也

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齊才細反

五齊三酒四飲皆酒人漿人所造酒正特辨其厚薄之量而已故曰掌其厚薄之齊共王四飲三酒不言五齊則五齊獨用於祭祀故也食用之有節不一而止者謂之饌酒正於王非特共其四飲三酒又為之

共其饌也后世子之飲與其酒共之而已弗為之饌也故但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然酒正於其所辨則先三飲而後四飲厚薄之序也於其所共則先四飲而後三酒輕重之序也

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

凡祭祀者徧言天地宗廟社稷諸神之祭祀也祭祀雖不一其共五齊三酒則一而已蓋以神事焉故用五齊以人養焉故用三酒五齊三酒物各一尊凡八尊而其所實又皆有法也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者非此八尊所實齊酒則皆有貳所以備其少也大祭則王服衮冕而祭者大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三尊副之中祭謂王服鷩冕毳冕而祭者中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兩尊副之小祭謂王服

希冕玄冕而祭者小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一尊副之而其所實又皆有酌數也必有酌數將以量所用之多寡而備之也大祭所貳尤多則尤致其嚴矣惟齊酒不貳皆有器量者惟所實八尊五齊三酒則無尊以副之而其尊所實亦皆有器量也為其弗酌也故有器量而無酌數也凡祭祀必設此五齊三酒而弗酌則所以致事養之意而非以為味是所謂禮之敬文也

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糟皆使其士奉之

禮酒謂致饗於賓客之酒饗以訓恭儉爵盈而不敢飲為禮而已故曰禮酒后亦致飲于賓客者蓋建國則王立朝后立市祭祀則王耕以供粢盛后蠶以為祭服王獻尸后亞祼王親執紖牽牲后親薦徹豆籩

賓客則王亦祼獻而后亞之王致酒后致飲夫婦相成之義也醫酏糟者與漿人所謂清醴醫酏糟而奉之同意夫醴有清糟謂之清醴則非糟矣醫酏糟而奉之則所謂醫酏者非清矣使其士奉之者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所謂酒正則中士也所謂士則下士也王致酒后致飲不若酒之厚也必并糟而奉之矣糟不若泲之清也凡此皆亦其所獻於王矣

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

夫饗以訓恭儉以禮為主燕以示慈惠以恩為主故燕飲則取醉而已不若饗之為有節然當防其過焉故共其多寡之計使知其不節則自戒矣蓋至尊不可以有司法數制之故但共其計而已然則於后何以不共其計后王所帥也王知自戒則亦已矣

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

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雖云以禮為主然王施德惠取醉之而已故無酌數葢王於士庶子饗之所以任之於耆老孤子饗之所以親之取醉而無酌數則所以厚之任之而致其厚則彼將忘其勞親之而致其厚則彼將忘其死詩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凡王施德惠皆以醉為度則酌數非所拘矣

掌酒之賜頒皆有灋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

賜出非常所以為私恩頒為有常所以為公義然或賜也或頒也亦皆有度數焉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葢先王制禮有名然後有位有位然後有數禮數之多寡實因名位而制之雖一頒賜之微又安可以無法哉大宰於匪頒賜予皆有式以均節之則酒之頒賜其有法可知矣凡有秩酒者有常賜之酒也鄭

氏以王制九十日有秩而謂有秩酒者老臣也老臣故宜有秩酒然有秩酒則非特老臣而已如宮伯里宰所謂行其秩敘者豈必老臣哉以書契授之者書簡牘也契合而驗之取予之要也授以書者使知其所得之數授以契者使執以取酒也

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

酒正之出謂出以給用也日入其成旬計也月入其要月計也入謂入其書於小宰也必使小宰聽之則小宰執九式之貳當守出納之政止其不如法者也於酒特謹其出異於餘物先王所以防患之意可謂微矣豈特是哉彝有舟以示其沉溺之禍尊有罍以示其浸淫之患觚言其窮而為孤觶言其窮而為單

醆以言其殘散以言其散先王以禮用每每致戒焉況於給用之際乎宜其設官有以阹之也歲終會則一歲用酒之數總計其多寡而入於太宰焉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則雖世子之貴亦在所會所以防荒侈也以酒式誅賞者蓋酒正於授酒材之初既有給用之式則於造成之後必以式計其羸不足美惡之數然則如式者在所賞而不如式者在所誅矣

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

酒正掌酒之式法故於五齊三酒特辨其名物而已酒人則授酒材於酒正而造釀之故曰掌為五齊三酒世婦宮卿之官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酒人則共其物奉其事以為世婦之役也共其物則如下文所謂祭祀共酒以往是也奉其事則如下文所謂共禮酒飲酒而奉之是也詩於采蘋言共祭祀采

蘖言奉祭祀
與此同意

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

禮酒者饗酒也飲酒者燕酒也饗以訓恭儉爵盈而不飲為禮而已故饗酒謂之禮酒燕以示慈惠其飲以醉為度故燕酒謂之飲酒饗必行於廟示之以尊燕必行於寢示之以親其意亦可見矣酒人共禮酒飲酒非特共其酒而又奉其事故曰共而奉之

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酒正掌辨酒物及厚薄之齊故凡事共酒入於酒府酒正焉而後共之酒正言共賓客之禮酒酒人言共

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凡事共酒而入於酒府則酒正所共禮酒而已其飲酒則自酒人之所共酒人之共禮酒則共之入于酒府酒正之共禮酒則酒人之所入而共之酒正共之而已酒人又奉之也葢雖飲酒亦必酒正眡焉而後共之以酒人凡事共酒入於酒府也凡祭祀共酒以往不自奉之往待其令而已賓客之陳酒亦如之者見傳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

酒漿皆人所飲有酒人又有漿人者酒與漿之造釀異法故異職爾葢凡造酒者以土之甘合水作酸以木之酸合土作辛而酒成焉漿人之為六飲則異於此大槩煮酏而為之故分為二職也以其味薄而淡則謂之水以其煮寒粥而為之則謂之涼酒正但辨四飲而不辨水涼以其無厚薄之齊故也夫酒雖人

所飲而以用於祭祀爲主若漿則主於飲而已故漿人但言共王之六飲而未嘗及祭祀然漿人所謂醴即酒正所謂清清與醴一物也言清則知所謂醴者清言醴則知所謂清者醴酒正言清漿人言醴互見也然酒正必言清則以醴有清有糟而漿人掌共王之醴者皆清醴也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所謂清醴者此也漿人不言共后世子者水凉自其宮屬共之四飲則酒正共之矣漿人不共水凉則與膳夫不共薦同意水凉無厚薄之齊又非酒正所共而亦入于酒府則以共王故酒正眡之也

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而奉之凡飲共之

稍禮與稍食之稍同非禮之盛者王稍稍給用於賓客也若庖人饎肉廩人饎粟稍給其物也漿人不主

酒則稍禮所給六飲而已夫人有致飲于賓客之禮則猶冢宰之有好賜予也蓋上下內外大小相成焉禮之所以立也后致飲則醫酏糟而已厭於王也夫人致飲則又有清醴焉卑者不嫌無厭也其厭也乃所以為貴也禮有以少為貴此之謂也凡王之饋飲用六清則上文共王之六飲者乃饋食所共也此言凡飲共之則非必饋食始共但王凡所用皆共之

凌人掌冰

夫水得重陰而為冰凌人伐之則為凌冰凝而為冰者天也伐冰以為凌者人也先王通寒暑之序以應陰陽之會則斬冰而藏之者凡以相天而已則在人者又烏知其非天耶凌人掌冰謂是也夫藏冰將以備暑而亦所以達陽出冰雖以禦暑而亦所以助陰蓋陰陽之氣流行於天地之間一氣之不至則閉塞

而為灾一氣之或過則乖戾而為疾善防患者或養其弱而抗其强故方陰之盛而陽之微也則鑿冰以達陽以損其有餘以補其不足故方陽之隆而陰之消也則出冰以禦暑如此則無愆陽無伏陰無閉塞乖戾之患矣則冰之為物雖微而先王設官以掌之不為小補矣

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

令力證反

正歲夏之正也十有二月則建丑之月詩曰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於凌陰二之日建丑之月也三之日建寅之月也斬而取之以建丑之月納而藏之以建寅之月也葢冰之為物感觱發之風而凝感栗烈之氣而壯之建丑月則冰壯之時故入山斬之且古之斬冰深山窮谷涸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日在北陸於是乎藏之葢陰積而為冬至建丑之月是時也陰雖已退而其氣猶盛陽雖已萌而其氣未浮則陰

有餘而强陽氣不足而弱則斬而藏之者乃所以宣助陽氣也必三其凌者益陽至於乾陰至於坤皆三而後成也先王斬氷而藏之亦以應陰陽之數備消息之患而已故亦三其凌也

春始治鑑凡外内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鑑胡暫反

鑑盛氷之器也出氷則必有器以盛之故治鑑治鑑非適春時以春為始故春始治鑑膳羞感暑氣則易敗酒醴感暑氣則易酸必共氷以寒之故凡外内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

祭祀共氷鑑賔客共氷

祭祀賔客共氷皆所以禦暑患也祭祀則氷與鑑并共之賔客則共氷而已蓋祭祀則盡物於一日之間

故必共冰鑑賓客則不必用一日之久若以鑑共之則非所以待斯須也故不共鑑

大喪共夷槃冰

實冰於夷槃置於尸牀之下所以塞尸也夫死必臭腐自然之理神去而尸陳先王豈不通乎道區區有累於是哉誠不忍其親之速朽故用冰以塞之夷之言傷也冰盤曰夷槃移尸於堂曰夷堂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皆以哀傷為主也

夏頒冰掌事秋刷刷所劣反

陽氣積而為夏則蟲蟲而熱炎炎而暑陽氣過盛而無以制之則非徒致煩縟之患而陰陽不和反傷人之形則疾癘作矣故夏時之癢疥則以陽溢於皮膚故也秋時之痎瘧則以夏陽之傷於腑臟故也先王

至是而頒冰者所以禦暑患也蓋冰之為物用之以
食則有以消夫暑之自內生用之以寒則有以消夫
暑之自外至故夏則頒冰於羣臣而凌人掌其事也
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蓋冬
至之後日在北陸時斬冰而藏之於以泄陽而制陰
夏至之後日在西陸出冰而頒之於以發陰而制陽
先王之政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則雖陰陽亦在所治也及乎政事之不修時令之不
節而陰之過有至於為雹霰之患則其所以左右民
者殆矣陽氣時極而陰氣或包之此所以為雹陰氣
時極而陽盛散之此所以為霰陰陽磅礴而相和此
所以為雨雨者陰陽之和故先王於秋則刷冰室以
待冬之
所藏矣

籩人掌四籩之實

先王之祭祀內盡志以致其內心外盡物以致其外心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則細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則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則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產而可薦者莫不咸在一物不可遺則一器不可闕籩豆簋俎禮之器也器以薦物而致禮則籩豆之事各有司存此籩人醢人之職所以立也籩人醢人非特掌其器而已并與其實而掌之此籩人所以掌四籩之實也四籩則朝事饋食加籩羞籩是已四籩之實則麷蕡白黑糗餌粉餈之類是也

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蕡符文反鱐所求反

朝事之籩則象朝事其親之所進也古者宗廟之祭有九獻之禮二祼之後王殺牲以獻則所謂朝事也后於是乎薦此八籩之所實則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之八物熬麥謂之麷枲實謂之蕡白熬稻也以

其色白故謂之白黑熬黍也以其色黑故謂之黑形鹽則築鹽以為虎形也膴則牒肉為大臠也鮑則魚之鮮者包以致之也鱅者魚之乾者肅以致之也於中言魚則鮑鱅皆魚也王使周公閱來聘魯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羞嘉穀鹽虎形麷蕡白黑則公閱所謂羞嘉穀也形鹽則公閱所謂鹽虎形也公閱以羞嘉穀鹽虎形為備物之饗推類而言之則膴為大鮑鱅為備魚之鮮薨皆所謂致其盛者也孝子之事親欲致其養其養也欲致其盛故朝事之籩其實如此記曰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葢籩豆之實物產之雜也其數宜偶故朝事之籩其實麷蕡而下凡八物矣加籩之實蔆芡栗脯兩言之者皆偶也朝事之禮在司尊彝或謂之朝踐或謂之朝獻者交相備也曰事者其事親也曰踐者言籩豆有踐也曰獻齊酒之物也掌籩豆之實則致其事而踐與獻則所以

為禮故
不言也

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䕩榛實 䕩力到反 榛側巾反

饋食之籩以象食時所進也朝事薦血腥之後王饋食以獻則所謂食也后於是乎薦此棗栗之類則所謂饋食之籩也棗有早意栗取其肅榛取其至桃乾䕩則物之細者也棗栗榛實女所用摯以告虔也凡此所謂備其細且致其敬也孝子之養欲致其盛以為不足則又備其細既備其物以為是養而已弗敬不足以為孝則又致其敬焉故備食之籩其實如此朝事之籩凡八物而此不足其數者蓋籩豆之器以八為數而五者之實或乾或生相足而為八籩之實也饋食之禮在司尊彝或謂之饋獻或謂之再獻者亦互相備也以食言之則謂之饋食以齊酒言之則謂之饋獻以祭之序言之則謂之再獻豆之食以食

為主故言其實而獻與序
則尊彝之事故不言也

加籩之實蔆芡㮚脯蔆芡㮚脯蔆音陵芡音儉

加籩以象饋食之有加也尸食後王酳尸后亞王酳
尸於是薦蔆芡㮚脯所謂加籩也蔆芡非園圃所產
則取之難矣㮚脯非桃乾藤之味則味之美者也此
致其難且致其美矣夫孝子之養致其敬則亦己至
矣然而孝子之心則又欲致其難且致其美故加籩
之實所用如此饋食之籩以㮚為敬此又以㮚為美
者蓋㮚之為物以形言之則有嚴㮚之象故可以為
敬而其味則又人之所美故又可以為美故兩言之

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餌而志反餈疾資反

羞籩則象其養之有羞也此主酬尸之時內饔進之
也餌說文以為粉餅糗餌則糗之而為餅也餈鄭氏

以為餈之黏著以粉之耳蓋擣米為餈用粉恐其黏著矣餌與餈皆糗而粉之或言粉或言糗互相足也糗餌粉餈其穀出於耕耨而用舂治之力為多此所謂服勤以自致也夫孝子之養以為致其難且致其美是亦有力者所易也則又欲自致焉故羞籩之實所用如此

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

薦羞皆進也薦籩則所進之物薄羞籩則致滋味焉上言四籩之實皆宗廟之祭也此言凡祭祀則凡諸神之祭祀皆是已宗廟之祭祀王所親預則籩豆之器王官共之凡祭祀則不必王之親預而籩豆之器自有共之者籩人特共其實而已

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

喪事賓客之事皆王之事籩人共其實亦共其籩故
曰共其薦籩羞籩薦若果蓏之屬羞則致滋味矣

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内羞凡籩事掌之

内羞房中之羞也内羞之物世婦涖陳之則内羞所
用主於祭事而王及后世子所共籩人為王及后世
子共之而已凡籩事則凡籩之實與其用皆掌之也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然
則動用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守其數不知其義一
介之有司也籩豆之為禮皆王之所親籩豆之為器
則掌於奄人女奚之屬所謂本在上末在
下本末並存而不偏廢此道之所以立也

醢人掌四豆之實 醢呼改反

掌四籩之實以籩名官掌四豆之實不以豆名官者
蓋籩豆器也籩豆之實皆物也器所以盛物物所以

効實有其器則物從之矣有其物則器從之矣或言
器或言物互相備也相備而必於醢人言物則以四
籩之實其物不一不可以物名官四豆之實皆醢而
已故以醢人名官四豆之實則五齊七菹三臡之類
是也合而言之
則皆醢之屬也

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
臡

韭音久醓吐感反臡乃兮反
菁作寧反茆音茅麇京倫反

朝事則籩人朝事之節也齊菹則土之和氣也醓醢臡
則天產之所成也韭菹以韮為菹詩曰四之日其蚤
獻羔祭韭以此薦新則韭亦祭之所貴也昌本則昌
歜也魯饗周公閟有昌歜者饗之所貴也菁蔓菁也
菹凫葵也亦用之所貴也醓肉汁也醓醢以肉汁為
醢也醢以肉為之臡以肉之附骨者為之麋鹿麇非

人所畜肉味所貴也故用之為醬韭菁茆言菹而昌本不言則昌本乃齏也朝事之豆所以致其盛故其實如此

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

蠃戶禾反析星歷反蠯薄佳反蜃市軫反

饋食則籩人饋食之節也葵草之細者也傾心向日則有敬意脾析則析脾為之豚拍則拍豚而為之脾析豚拍皆物之小體蠃蠯蜃蚳及魚則亦皆物之細也饋食之豆備之豆備其細且致其敬故其實如此朝事之籩其實有魚而饋食之豆亦有魚者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則魚可以為盛亦可以為備故也朝事之籩貴其盛饋食之豆備其細故皆用魚也

加豆之實芹菹兎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芹音勤箈音迨筍息尹反

加豆則籩人加籩之節也芹楚葵也深蒲則蒲始生老於水為深也箈箭萌也筍竹萌也葵棗之類取諸園圃而足芹與深蒲箈筍則取之遠矣兎則物之狡者鴈則能飛魚則能潛蠃蠯蜃蚳則可擬而取兎鴈魚則不可以擬而取之矣醓於醢為盛而於味為美故朝事之豆有醓醢而加豆之實又有之魚則於物為細於味亦為美故饋食之豆有魚而加豆亦有之凡加豆之實所以致其難且致其美故其實如此

羞豆之實酏食糝食糝素感反食音似

羞豆則籩人羞籩之節也酏食則以酏為食若酒酏然故謂之酏食也糝食則以糝為食合肉與米煎之

故謂之糗食也羞豆之實所以服其勤而致新以獻之故其實如此蓋酏食其穀出於耕耨而皆用春治之力所以為服其勤也又其物非若菹醢之屬可以久所以為致新也夫籩與豆所以相須而成禮其為器雖異而其用則同其為用雖同而其實則異矣咼俎奇而籩豆偶則籩豆皆陰也此其所以同陰陽之中又有陰陽焉籩以竹為之豆以木為之此其實所以異記曰籩豆之實水草之和氣也然此所實不特水草之和氣而已蓋天子之孝內盡志外實物非若諸侯之為道也以天產作陰德則豆之所實宜以醢為主以地產作陽德則籩之所實宜以植物為主然籩之實或有天產豆之實或有地產則陰陽亦宜相資故也

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為王及后世

子共其內羞

上文言四豆之實則宗廟祭祀之禮也此言凡祭祀則凡祀典所秩者皆是也凡祭祀則不共其器共其實而已故曰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則非所謂賓客之事也喪紀則非所謂喪事也賓客喪紀則掌客職喪之屬自有共其器者醢人所共其實而已故曰賓客喪紀亦如之籩人先喪事後賓客尊卑之序此先賓客後喪紀吉凶之序也籩人言共其籩薦羞之實此言共薦羞之豆實則籩人以籩名官而醢人不以豆名官故也

王舉則共醢六十罋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罋凡事共醢

齊子兮反菹莊魚反臡乃兮反

膳夫凡王之饋醬用百有二十甕此言共醢六十甕者蓋醯醢合而為百有二十甕醢人共其半故也五齊則昌本脾析豚拍蜃深蒲是也七醢則醓蠯蠃蚳魚兎鴈是也七菹則韭菁茆芹葵箈筍是也三臡麋鹿麇是也雜用此五齊七醢七菹三臡以實六十甕故曰共醢六十甕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凡言賓客則賓客之所常用也賓客之事則王親禮賓客所行之事也賓客之禮則使人待賓客所致禮也事則多故禮則多儀事生於所作禮出之於所恭此所以有賓客之事與所謂賓客之禮也掌客之禮上公醯醢百有二十甕侯伯百甕子男八十甕此共醢五十甕合醯人所共醯五十甕共百甕則指侯伯而言舉中以見上下也凡事共醢則非特祭祀賓客喪紀之事而已凡邦之事有用醢者皆共之也

醢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醢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醢醬

之物賔客亦如之齊子兮反菹莊魚反

醢人有五齊七菹而醢人亦共之者蓋齊菹有須醬以成者有須醯以成者則醯人醢人各有五齊七菹也凡醯物則凡以醯成之物也凡醯醬之物則凡以醯成之之醬也醯人所共齊菹幽莫大於祭祀以事神明莫重於賔客以接人故先言祭祀繼以賔客亦如之

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甕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賔客之禮共醯五十甕凡事共醯

醯人王舉則共醯六十甕醢人共醢六十甕膳夫所謂醬用百有二十甕者此也若后及世子之醬齊菹凡醬齊菹用醯以成之者皆共之也賔客共醯五十甕合醢人五十甕則掌客所謂醯醢百甕也凡事共

醢則非特祭祀賓客凡邦用醢皆共之也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

政有所正以聚百物也令有所使以共百物也鹽人醢人皆不言政令而鹽人言之者則鹽之為物其用博其利厚異於醢醢必有政令以治之也先王之時山有虞川有衡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至於鹽則其守禁尤嚴則政令其可廢乎後世有榷山海之利而歸之公上者蓋亦出於此矣彼漢儒徒有惡利之說欲一切弛之以與民是豈知先王為政之法哉以共百事之鹽者鹽之為用非一若鹽人所掌有祭祀賓客及王后世子膳羞之所共者是也

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

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鬻盬以待戒令苦音盬 鬻音煑

苦鹽鹽之苦者蓋今顆鹽是也散鹽之散者蓋今末鹽是也散鹽不如苦鹽之顆又不如戎鹽之甘故不以味名之而名其體也形鹽則鹽之為虎形者賔客共形鹽則備物之饗且象其武之可畏也為虎形而必以鹽則鹽可以柔物而從革之所生潤下之所作求其生作之方則西北也故以為虎形以象天下之武以天道致剛於西北故也朝事之籩有形鹽而鹽人不言者賔客共之則祭祀從可知矣飴鹽鹽之甘者蓋今戎鹽是也祭祀共苦鹽則以盡物為主賔客共形鹽則以昭德為主后世子共飴鹽則以致味為主祭祀不言共飴鹽后世子共之則祭祀從可知矣齊事則食醫所謂和王之食飲膳羞珍醬之齊是也言凡齊事則不特共事之齊事凡和五味之類皆是也故鬻盬以待戒令而已蓋已作成為鹽未作成

為鹽鹽於鹽為令鹽於鹽為古鬻鹽則煮之以為鹽也凡齊事有待於煉治以成鹽則不可無戒以勑其脩預也不可無令以使之行用也鹽之為物雖微而先王立官以掌治之其戒令如是之嚴則不弛其利以委於貨殖之豪傑可知矣

幂人掌共巾幂

用以幂物通上下而有之者巾也故巾之字從冂從卜然巾之為物非止於覆幂而已蓋以事言之則主於覆物由禮言之則主於設飾覆以昭其用也設飾以昭其文也幂人掌共巾幂或以幂八尊或以幂六彝其職主於覆以為用故以幂人名官內則子婦事父母舅姑佩紛帨此用之於佩者也又曰盥卒授巾此用之於盥者也其用不一而名官以幂人豈非巾之設以覆幂為大歟

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

疏布之疏而質者畫布布之畫而密者蓋言畫則知疏布之素言疏則知畫布之密疏而素者質也畫而密者文也八尊則酒正凡祭祀共五齊三酒是也六彝則司尊彝所用以祼之六彝是也八尊實而不酌是禮之文也禮之文成之以質故以疏布巾冪八尊六彝用之以祼是禮之質也禮之質成之以文故以畫布巾冪六彝尊尊而彝卑故先尊而後彝畫布巾先儒謂畫雲氣非是也以經攷之下文言凡王巾皆黼則畫布巾亦皆畫黼矣蓋巾以覆物以象天事之武固其宜也

凡王巾皆黼

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則黼爲斧形以白黑爲之西北方之色天道致剛於西北而其事武巾以覆物

宜象天事故王巾皆黼且天道申於東南而屈於西北其出有方以仁而致其柔所以生萬物也其入無方以義而致其剛所以成萬物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不以義而致其剛則無以終萬物之功王以道而覆萬物其可一於柔乎巾以象天事之武以法天而成物也

周禮詳解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詳解卷七

宋 王昭禹 撰

宫人掌王之六寢之修

宫者堂室與作之總名所圍不一而上下内外通爲一體人之身居於此焉故謂之宫宫官之屬有宫正宫伯而又有宫人者葢宫正掌王宫之戒令糾禁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是其所掌及於宫中之官府次舍宿衛之事而宫人之所掌則不預焉止於修治宫寢與凡共王勞褻之事而已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王朝有三寢有六者陰陽之義也三者陽數之成六者陰數之中陽則動作出而與物交陰則

靜息入而與物斂王者動則與陽同撰靜則與陰同德故其朝寢內外其制如此宮人既掌王之六寢則必有所修修者所以治之也蓋人臣以辨色而入朝人君以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夫宮室之所處必貴修治之使至明潔然後可居猶心之所養必貴修治之使至清明然後神留處焉此所以掌六寢之脩也

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匽於建反去起呂反

井以受水潦匽豬霤下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為其井匽所以受水而通之溝渠也蠲不納汙可獨而已除其不蠲所以潔其寢處也莫非臭也蘭芷芬芳臭之美也去其惡則積芬芳之氣以養王之鼻也

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掃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四

方之舍事亦如之

沐所以潔其首浴所以潔其身如是則膚受之塵垢無所受也王之心彷徨乎塵垢之外而其身不離乎塵垢之內則道之體無乎不在也禮曰頭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王之沐浴非為瘡瘍也鬯人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凡以給王之沐浴故也若宮人共王沐浴非適為齊而已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則凡寢之事必有以蕪治之沐浴所以蕪治之掃除所以致潔執燭所以為明共鑪炭則以陽禦陰也凡勞事則凡事之褻致力而為之者是也言凡則非一事矣四方舍事則王適四方及會同所舍之事也王適四方亦必宮人從之者王之所舍亦有宮寢之法所以事至尊不可有闕焉故也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設車宮轅門 梐步禮反

枑戶故反重直龍反

時見曰會所以發四方之禁殷見曰同所以施天下之政會同之禮王出郊為壇以行事故有舍焉梐枑行馬也以木為之若比土然則謂之梐交木為之則謂之枑車宮則設車以為宮轅門則仰轅以為門先設梐枑再重於其外然後設車宮轅門於其內所以營衛至尊也且王之於天下無非道者亦無非事者動則顯道以待事居則攝事以復道車宮王所居之宮也車以利轉運而無窮道之譬也轅引車以行者也仰之則無事於行矣無事於行所以復道也

為壇壝宮棘門壝唯季反

築土為壇於其中委壝土起堳埒為宮周其外而以棘為門所以待合諸侯而命事必為壇者所以致其

亶先王所以交神人者皆質實以垣壇效此焉合諸侯豈若采蕞之無信義哉必以棘為門者蓋棘之為木其華白義行之發也其實赤事功之就也朿在外所以待事也門者由之以出實以此示諸侯則於其事上必致其義行為國必就其事功以待事欲其應物而適當與朝士立左右九棘之位同焉儀禮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二尋此其制也步必三百取成數也尋必十二備天數也門必有四所以通四方而無壅也

為帷宮設旌門

以帷為宮設旌門所以待王之舍也宮必以帷者帷維於旁所以安其身也然雖安而不忘慮患之思焉門必以旌者所以表其靜也然雖靜而能應必析而生之焉

無宮則共人門凡舍事則掌之

王依在車宮之中則以師為營衛而共人以為門也人者仁也合而言之道也君子造次顛沛必於仁則王雖不在車宮之中未嘗不依於仁以致其道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者以人道為心也道心者以天道為心也王者體天道以處已用人道以應物則共人門者凡以為徒於人而已令衛士之有行殆為是也凡此所為所設所共皆會同之事也為則造作而後成設則陳而飾之而已無所為也共則共之而已無所設也凡舍事謂凡所為所設所共皆掌之也

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幄烏學反帟音亦綬音受

帷維其旁幕定乎上幄則四合以象宮也帟則在上以承塵也綬則為之組以係四物也幕人非特掌其

物又掌其事故曰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氏以為王出宮則有是事以掌次攷之則王出宮有掌次掌共法以待張事幕人共張物而已所謂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是也然則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則正所謂王在宮非出次之時也

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大喪共帷幕帟綬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

王出宮有掌次掌王次之法以待張事幕人則共帷幕幄帟綬而已不掌其事也朝覲會同則共掌次以張大次小次之物軍旅田役則共掌次張幕設案設帟之物也祭祀則共掌次以張大次小次重帟重案之物也大喪在宮則用帷幕而出宮則張帟而已故幕人大喪共帷幕帟綬而掌次凡喪王前張帟三重也

三公以下之喪則不在宮者也故共帟而已掌次所謂孤卿大夫不重是也掌次言諸侯再重而不言三公此有三公而無諸侯互相備也掌次有孤而此不言孤則上言三公下言卿包孤於其中矣大喪共帷幕帟綬而不共幄則王右宅喪無事於幄以帷幕帟綬共張喪柩而已

掌次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 張音帳

所托以居謂之舍所托以止謂之次雖相為用而用各有所主王出郊以與諸侯會同則以舍為主故其官謂之掌舍王出宮以承祭祀以從師田則以次為主故其官謂之掌次所掌以王為主而其所待張事又各有廣狹小大丈尺之數存焉夫是之謂法也故曰掌王次之法以待張事

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

有故而祭謂之旅大宗伯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則大旅者以有大故會衆神而祭也旅之為言衆也陳也會衆神而陳其所禱之故焉旅之祭有言大有不言大亦唯其時物而已其位在上應物而適當者謂之上帝周官有言昊天上帝者言五帝有言上帝者蓋昊天上帝者大神也五帝則五精之君也上帝則合五帝而言也有大故則合五帝而旅焉故曰王大旅上帝案所據之案也邸托宿之邸也大旅上帝則掌舍為帷宮而掌次設宿次於宮中所謂皇邸也於宿次之中則又張之氈焉案必以氈者掌皮曰共其毳毛為氈以待邦事蓋氈之為物無經緯之文無織組之功合衆物之自然而成體其成也柔而已邸必以皇者爾雅曰鶠鳳其雌凰蓋鳳之為物體備五色音中律呂知時而能羣然其衆也應而不倡為雌而已是皆鳳德儀之象也大旅上帝非鳳德也則不足以格之故其所張設如此先言張氈案後言

設皇邸則邸之所象皇德之體王所案而據也邸之所象皇德之用王所托而宿也有體然後有用先後之序固然矣老子曰惟天下之至柔為能騁天下之至堅此皇德之體所以一於柔而已又曰天地開闔能為雌乎此皇德之用所以一於雌而已惟柔為能勝剛惟雌為能召雄以此而旅上帝上帝為之降格固其所也

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

朝日春分朝日於東門之外也王有朝日之禮猶諸侯有相朝之法也祀五帝則王時祀帝於四郊者也先言朝日後言祀五帝則以所張設之象適足以朝日而已於五帝猶有所未備也次則可止之所合帷

幕與幄而爲之也大次所象大者之事未祭祀初往所止之所也小次所象小者之事既祭退俟所止之所也重帟則設兩帟於上也重案則設重席於案也重帟在上所尚以爲庇道之象也重案於下所設以爲據德之象也夫志於道據於德致其大以格神致其小以事神此謂王者之禮也王之朝日祀五帝非致外王之禮則不足以致之故其所張設如此合諸侯亦如之則以祭祀之禮以待諸侯衆賓猶承神焉所謂用其至也

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

師田則張幕而不張次者與衆偕作故也蓋田則追逐禽獸馳驅於山野之中無所次故詩曰王于興師

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謂此也諸侯朝覲會同張大次小次而不設帟與案者以其未能志於道據於德也師田則張幕設案者謂諸侯從王有師田之事張幕而設案也不設重案重帟以諸侯有君之德而於道未至朝覲不設案而師田設案者朝覲禮也師田事也諸侯之適然盛德能御事而未能從容中禮故也孤卿有邦事謂孤卿以事從王或以王命出則張幕設案也三孤二公弘化者也六卿分職以副三孤者也孤卿與諸侯同德故其張設同於諸侯師田之法也

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

帟所以芘下而承塵者也帟之至於再至於三則塵之不及而所芘者厚矣王者天下之所歸故三重諸侯一國之君故再重孤卿大夫臣也卑也非特厭於王而已故不重

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

旅幕則為公卿以下張大幕於祭祀之門外也旅之為言衆也公卿大夫以下從王祭則其類非一故所張之幕謂之旅幕尸次則祭祀之尸更衣之次也尸神象也王所敬事故亦張次焉

射則張耦次掌凡邦之張事

耦俱升射者射人曰王以六耦射三侯蓋天子大射六耦在西郊賓射六耦在朝燕射三耦在寢皆有次以待之掌次則張之也夫射法諸侯以四耦大夫士以三耦而王獨以六耦者所以備天數也天下之物唯神為無方則無耦然神墮二數則其應物亦未嘗無耦焉又況射者所以明中否其可無耦乎自王而下耦數不同以尊卑而差之也掌凡邦之張事則在宮張事自幕人共之而幕人所謂掌帷幕幄帟綬之

事正謂王在宮故也掌次所掌凡在邦而已則王凡出宮皆掌次掌其張事也言邦則以别於在宮矣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

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賄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九功則九職之功也大宰以任萬民故曰九職司會以令財用大府内府以受貨賄故曰九功何以聚人曰財何以理財曰義先王以義理財其取之則有藝其掌之則有官其聚之則有所九貢取之於邦國九賦取之於田野九功取之於萬民此取之藝也九貢九賦九功大宰總其貳大府又從而掌其貳司會以令財用内府以受貨賄此掌之官也受其貨賄之入則有大府内府受藏之府則有職内之屬此聚之之所也夫然則國用以充百志以成失財辟名者

無干於冢宰之誅長財善物者屢形於宰夫之詔矣且大府者衆府之長其財物之入必先入於大府重其官以下大夫二人為之其屬自上士四人下士八人之外又有主藏之府四人焉此其職所以受九貢九賦九功貨賄之入也既受其入矣然後頒其貨於受藏之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化之之謂貨有之之謂賄頒其貨於受藏之府蓋將以化之也故使受藏之府藏之頒其賄於受用之府蓋將以用之也故使受用之府有之受藏之府則若職内掌邦之賦入是也受用之府則若職歲掌邦之賦出是也書曰懋遷有無化居有者懋遷之所化無者懋遷之使居亦是意也

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灋授之

吏則治之致其事者也執事則執邦之事而有所營造者也官府都鄙之吏與執事者皆受財用於大府故曰受財用焉言財用而不言貨賄者蓋貨則化之而已非若財之為利也賄則有之而已非若用之為義也若受藏之府藏之將以化之也故曰頒貨受用之府有之將以用之也故曰頒賄是以此於治事之吏與夫執事以營造者謂之財用大槩如此凡頒財以式法授者式則用財之式法則治財之法以式授之則使知所治如此則受財者知所以足用長財善物而失財用物辟名者固無有矣

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

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則九賦之財所以待九式之用也故自關市至於山澤則皆所待之財也自膳服至於喪紀則皆所費之用也以其財待其用各有所宜故有以貨財之所聚有以物產之所多有以遠近之所便有以輕重之所宜有以餘財而用之者有以遠物而致之者有關市邦中則商旅所會共王膳服及賓客所須百物珍異於是乎在故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此以貨財之所聚也關市邦中皆商旅所會而獨以關市待王之膳服則凶荒札喪關市無征而王於是時亦不舉而素服則賦之所宜各以其類也喪紀所用葦蒲蜃物茶葛木材之屬出於山澤為多故山澤之賦以待喪紀此以物產之所多也四郊於國為近近者可使輸重故四郊之賦以待稍秣邦縣於國為遠遠者

可使輸輕故邦縣之賦以待幣帛此以輕重之所宜也邦都則其地尤遠而公卿王子弟所長也王於祭祀欲致遠物且獲親貴者之助故邦都之賦以待祭祀此以其遠物而致之者也邦甸家削比四郊為遠比縣都為近匪頒工事則雜出遠近之物故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此以遠近之所便也賜予則用財之餘事故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此以餘財而用之也大府所待先後與九式所序不同則大府掌財用之官知以其職嚴於事王而已故以待王之膳為先其餘則雜而無序與內史八柄莫知其先後同意九式所謂羞服凡羞服皆在是矣大府所謂膳服則唯王膳服又其所謂膳則六牲而已羞不與焉九式所謂芻秣則非稍也大府所謂稍秣則有稍而無芻九式所用則委人所斂是也九式言好用而此言賜予蓋好用賜予皆私恩也賜予則指物而言之好用則因其所好而用之則又廣於賜予矣大

宰均節財用凡邦用皆在焉大府以法守職於均節之義有所不知故與大宰異也然此正九式之用財不言式而言待者葢大宰以道揆可以為天下式故言式大府以法守以其財待所用而已故言待而不言式言式也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好呼報反

弔用則大宗伯所謂以弔禮哀禍災是也違神為禍天火為災禍災天神之所為故以喪禮弔之其弔之則宜用其至必有物以致其誠故用邦國之貢焉邦國以是而貢王而王因以是而恤其禍災亦各以其類也府庫則若内府王府所藏之府庫也王以治民為施民以養王為報則充府庫宜以萬民之貢也府

庫之財雖萬民以養王為報而王豈擅之為已有哉故凶年飢歲民苟不足則王亦散以賑民焉此君之倉廩實府庫充孟子所以有譏於鄒君也式謂九式所用之餘財也貢謂九貢所用之餘財也玩好之用非事之急故以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然待弔用以邦國之貢而邦國之貢非特以待弔用充府庫以萬民之貢而萬民之貢非特以充府庫共玩好之用以式貢之餘財而式貢之餘財非特以共玩好之用益大府之藏凡邦之財用取具焉則其財蓋得以移用也由此推之則九賦之所待亦猶是矣於玩好之用言共者式貢之餘財以待邦之衆非特以待玩好之用有玩好之用則於是共之而已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賦用者以賦之所入而用之也取具者取足於大府也孟子嘗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然則賦用所以能

取具者以其政事而已所謂政者豈有他哉所待之宜有常法所待之法有移用故所待之宜有常法則所以節用所待之法有移用則所以均財財均則用節財均用節則所謂有政事而邦之賦用可以取具矣夫邦之賦用可以取具者以其量入以為出而已故先言凡邦之財用取具焉而終之以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蓋入以有藏出以給用一歲之財用入出皆有以會之則雖有奸吏無所施其僞矣先入而後出者以受入為主故也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好呼報反 藏才浪反

書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然則自服食器用之外雖物之遠而難致者非所寶也雖貨之良而難得者非所貴也先王亦何嘗容心於此哉然而治萬變裁萬物養萬民兼制天下

為莫若仁人之盛故四海之内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凡人情之所愛樂者莫不畢獻於上以足其燕私玩好之欲先王吉凶與民同患凡人之所貴者吾亦貴焉人之所寶者吾亦寶焉此玉府之職所由立也金玉皆物之貴而人之所寶獨以玉名府以玉能交三靈而通之器寶之至重故也金陰精之純能化而不變玉陽精之純堅剛而不變玉為寶之重而金次之此玉府之所掌所以獨先於金玉也然玉之為寶雖重於金而金之利用又廣於玉此所以言金者常先於玉也玩則可玩悅之物好則可樂好之物兵則若兇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之屬也器則赤刀弘璧琬琰之屬也良貨賄則其質出於自然而美者也若此屬皆玉府所藏以足王燕私玩好之欲也

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

考工記玉人之事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服玉則大圭之屬是也佩玉則珩璜琚瑀之屬是也珠玉則珠玉也凡以共王之用者夫大圭杼上終葵首杼上則法天之用而有為也終葵首則法天之體而無為也其有為未始不出於無為之象也故天子服之則被之於身猶道之無不被也珩以平質揭其上璜以半璧繫其中瑀則瑀瑀然在前琚琚然在後凡此皆德之象故天子佩之佩之則佐之於身德可佐於道

王齊則共食玉

齊則致一以格神也必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於神明惟精之至為可以交乎神惟明之至為可以交乎明玉者陽精之純可以助精明之養也故玉府齊則共王食其食之蓋有法矣昔北齊李預常得食法采而食之及其死也形不壞而無穢氣則食玉之所養可知矣

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含戶暗反枕之鴆反

含玉則致玉於死者不忍虛其口也復衣裳招魂盡變之道也角枕則以之枕尸角柶則以之楔齒以角枕則不欲致死之意所以惡不仁也以角柶則不欲致生之意所以惡不智也夏采以冕服復於太祖冕服則司服之所掌而玉府言共復衣裳者冕服掌於司服而藏於玉府也

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笫凡褻器衽而鴆反笫側美反

燕衣服非禮物法服之正也王燕私所服早暮之所共故玉府掌之而不掌於司服也記曰請席何鄉請衽何趾衽則以寢席則以坐牀笫牀簀也褻器私褻所用之器也凡此皆給王之用故亦使玉府掌之

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敦音對

盟必割牛耳取血將以歃之牛耳以示聽順也血則告幽之物求信之由中也珠盤玉敦盛歃血之器珠盤所以盛牛耳玉敦所以盛血飾盤以珠飾敦必以玉者珠陰精之所化玉陽精之所生以陰陽之精物為器示其德之精一而不二也又使掌玉生服死含者共焉示其德之死生無變也以此示諸侯是為信之至也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織音志

致物於所尊曰獻內府言四方之幣獻者諸侯有獻於天子也此言凡王之獻謂王有獻於賓客也文織則與書所謂厥篚織文同蓋帛之有文出於織而成之故曰文織金玉兵器文織與夫良貨賄之物皆物之美而可用以為獻者故玉府受而藏之以待用也受謂受於作治之工而藏於玉府者也

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好呼報反

好賜謂好用賜予也大宰有好用之式大府謂幣餘之賦以待賜予玉府又共好賜之貨賄財所以聚人也王者之財不吝與衆同此臣民所以懷之也故雖玉府之所充皆物之美者王之好賜亦於是而共焉玉府既言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內府又言凡王及冢宰好賜予則共之者凡王以玉府所受好賜則玉府共之凡王以內府所受好賜則內府共之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

內府所藏之財物以待邦之大用而其財物則藏之於內故名官曰內府言內所以別外也九貢九賦九

功之貨賄其正掌於大宰而小宰之所執大府之所掌皆其貳也內府不掌其貳而獨受其貨賄則受於大府故也蓋大府頒其貨於受藏之府而內府職內皆受藏之府焉其言良兵良器則受之於玉府何以知其然蓋玉府掌王之玩好兵器則其兵器皆天下之至精者也故凡良兵良器必自玉府揀選其非玉府所藏者則內府受而藏之謂之良兵良器亦天質之美者焉其受貨賄於大府受兵器於玉府非國之經用乃以待邦之大用大用者大事所用也蓋天下雖安治而不能無危亂之變者非財無以濟用苟不為豫備之一旦大故生於所遭大事起於所作將何以制倉卒之變乎先王思患而豫防之於無事之時而常為有事之備於無故之際而常為有故之計此內府之貨賄兵器所以豫積而有待也蓋貨賄以待費出之用良兵以待武衛之用良器以待賜予之用先王所以待邦之大用不其悉歟

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

四方賓客合幣以獻王則謂之幣獻若大宰大朝覲會同贊玉獻是也幣獻之物入於內府則王所受非以為已私利特以待邦之大用矣王府內府皆言良貨賄則貨賄之良者有出於作治而得者有出於幣獻而得者玉府之所藏以待王燕私之用內府之所藏則以待邦之大用此其所以異也

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

凡適四方使者則王遣使於四方諸侯之國也所受之物則王所以遺諸侯者內府則共其物而奉其事故曰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四方之幣獻既入於內府故王所以遺諸侯者亦取足於是焉此施報之禮也

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冢宰佐王治邦國凡四方賓客之小治得以專待之其職位甚尊而王有以優異之故其所善亦得以內府之財物而致其私恩焉冢宰所與有不可以言賜者故謂之好賜予葢以財物錫人謂之賜尊者之事也予則有通物之意冢宰雖大臣而於王必有所厭故也若玉府獨共王故言好賜而不言予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

布泉也或謂之錢以其鑄金而為之則曰錢以其利出於一孔則曰泉以其散布於上下則曰布錢言其質也泉言其聚也布言其用也其實則一物而已傳曰原於泉布於布化於貨制於刀又或謂之刀者言其制而用之以為利也又或謂之貨者以其化而通之以為利也古者寳龜而貨貝所以交易者唯貝而

已至太公立九府圜法始用錢以代貝此邦布所以掌於外府也掌邦布之入謂自外而入藏於外府也掌邦布之出謂出其所藏以給用也以共百物謂凡有所造為貿易皆共其布於外府也謂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蓋布所以權物而通之其所待者皆經用也非經用則有不給故曰凡有法者若內府以待邦之大用則大故大事所用非經用也不可謂之有法

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

衣服之制蓋有常數亦必資於布而後成必使外府共用者以外府所待邦用皆有法欲王及后世子非法弗服也蓋法所以明分分苟不明則卑或得以踰尊賤或得以擬貴服靡於人莫之或正矣夫上者下之儀則王及后世子衣服豈可以非法也唯王后世子既相與身先以為天下率而大司徒又以本俗同

其衣服則先王所以謹衣服之制可謂嚴矣彼華制度衣服者尚何容於時哉

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弊齎賜予之財用齎音咨

弊謂共以爲禮弊齎謂共以行齎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或資邦布以爲禮弊或資邦布以爲行齎皆外府所共也賜予則王及冢宰之賜予也不言其人則以內府見之也玉府內府既共賜予而外府又共之者蓋王府內府所共者貨賄之賜予也外府所共者邦布之賜予也唯上之所用而已

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內府所藏以待邦之大用故小用皆受於外府蓋內府所藏者皆貨賄兵器之屬可以待大用而已若外

府所掌者邦布可以權百物而通也故小用皆取給於此然外府待邦之用凡有法者則小用亦皆有法故也王與后服不會則至尊不可以有司法數拘也世子則防其以奢侈而亂法驕佚而敗禮不可以無會矣與酒正惟王及后之飲不會同意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會古外反

會者一歲功事財用之計也治之事日有成月有要歲有會而王省惟歲則歲會王之所治而有司之所司此司會之職所以立也六典八法八則之書大宰與大史作而立之也故大宰曰掌建邦之六典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大史亦曰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

治此皆作而立之也乃獨於六典言建則舉大以知小故也司書則正掌其書者也故司書曰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小宰司會則副掌其書者也故小宰司會皆曰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逆謂有所治正也有所治正則逆之矣所治在大史則大史之所逆也所治在小宰則小宰之所逆也非大史司會小宰之所逆然後大宰以典法則待之六典所以治邦國六典之貳所以逆邦國之治也八則所以治都鄙掌八則之貳所以逆都鄙之治也八法所以治官府掌八法之貳所以逆官府之治也典法則之貳所以貳大宰也故其序以大宰所治為先後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則大宰之所待者也故其序以大宰之所待為先後

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

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

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則此所謂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也大宰言用而此言財用則大宰之所致主於散而已司會則又欲聚其財以為利也大宰以九賦斂財賄則此所謂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也大宰言財賄而此言財用則大宰之斂主於有之而已司會則又欲散之以為用也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則此所謂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也大宰言職而此言功則大宰所主者有生財之道而司會則責其成功而已致則自彼及此之辭令則有使之道大宰於九賦言斂於九職不言斂而此皆言令者蓋或斂或不斂大宰以道揆之事也司會法守之官則欲善其法以使之而已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則

此所謂以九式之法均節財用也大宰言財用而已
此言邦之財用則大宰均節及於邦國萬民而司會
均節則邦之財用而已
凡此皆道揆法守之辨

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

城外曰郊謂四郊也郊外曰野謂甸削也縣則四百里之縣都則五百里之都凡官府郊野縣都百物皆資財用以成故欲知多寡實偽故司會皆掌之而通計其數也書則簿牘契則要書也版則邦中之版圖則土地之圖欲知財用出入之總數故掌其書契欲知夫家山林川澤所入之財數故掌其版圖凡書皆掌於司書司書又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則書契版圖司書掌其正司會掌其副也故曰凡在書契版圖以

逆之矣而又聽其會計之書焉會謂歲會計謂月要日成書契版圖掌之於此歲會月要日成則錄之於彼以此所掌稽彼所錄則財用之多寡羣吏之實僞昭然若辨白黑若數一二又安有黯闇不明之患哉

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

以三攷之爲參以兩攷之爲互以職內攷其入以職歲攷其出以職幣攷其餘是所謂參也以職內及會以逆職歲以職歲以式法贊逆會是所謂互也日月歲者天也因日月歲而有成者人也然則人之成事皆本乎在天之成理故皆謂之成日成之事少故以職之相參相互者攷之也月成則其事多於日成故以月要攷之歲成則其事多於月成故以歲會攷之書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然則上下之治有不辨多寡之計有不會則不足以有爲於天下矣此

司會所以攷其詳也

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不知吏治之實則功過有不明不知功過之狀則勸沮有不行欲明吏之功過實在乎周知四國之治也欲申上之勸沮實在乎詔王及冢宰廢置也四國四方之國司會逆邦國都鄙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又攷其歲月日成則四國之治可周知也然後以其功過詔王及冢宰廢置廢當其過則天下知所沮置當其功則天下知所勸夫大宰歲終則詔王廢置而司會又詔王及冢宰廢置者王聽四方之治而大宰佐王以其職則廢置不可以不詔王冢宰聽邦之小治而司會佐冢宰以其職則廢置不可以不詔冢宰王之廢置則以其道冢宰之廢置則以其法道與法相為治此冢宰所以亦預廢置之事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叙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正音征）

夫體天下之物述天下之事者莫大乎書書則載之簡冊而司書之所掌也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莫不以書而後存故司書皆掌之六典八法八則大宰大史之所建小宰司會則掌其副貳之書司書則正掌其書者也九職則大宰所以任萬民是也九正則九職之貢也九事則九職之事也農貢九穀工貢器物此九職之貢也農則任耕事工則任餝材事此九職之事也與酒誥有正有事同意司書于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財器械田野夫家六畜之數故也掌九正九事則以凡稅

歛掌事者受法焉故也邦中之版則邑都之內籍民數之版也土地之圖則十有二土五地之圖也司書掌邦中之版則以知夫家之數故也掌土地之圖則以知山林川澤之數故也雖然司書之所掌非適此而已蓋八法以治官府而八則以治都鄙至於正事版圖又通於百物財幣則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於職幣者司書之所掌也百物或入而藏或出而用皆有以周知之然後足以敘其財受其幣敘其財則次序掌事者之財以知其所餘受其幣則受官府都鄙凡用邦財爲數者之幣所餘及幣以入於職幣則以職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歛凡用邦財者之幣故也司會掌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而此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則司書掌其正而司會掌其貳故也

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

王者享四海之富備萬物之奉斂散予奪一制於已則其用財也雖不可以有司法數拘然亦不可不為之計多寡所以防有司之奸偽也司會正掌會計之官則凡財用多寡之數必皆備於司會司書則從而攷之如是則上之用財皆得以周知其數雖有貪汙之吏亦無所施其奸矣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

械戶戒反

大宰於一歲之終則受百官之歲會司會又以歲會攷歲成則功事財用之計每歲周有之矣至於三歲則又通而計焉其事為最詳故謂之大計大宰於三歲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則此所謂大計羣吏之

治者亦以賛成大宰之事而已蓋司書正掌會計之書以此佐大宰攷其所治民財器械之數孰備孰乏田野夫家六畜之數山林川澤之數孰治孰廢孰登孰耗夫數之備乏治廢登耗既已周知羣吏之徵令有當否知其有當否然後可得而治正也故以逆羣吏之徵令天生時地生財人者因天時以治地財苟其生之者寡食之者衆為之者緩用之者疾將何以應無窮之用哉其蚤正素治之蓋亦有本矣古者措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豈非用此道歟蓋措國於不傾之地則民財器械之數不可以不備積於不涸之倉則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不可不登藏於不竭之府則山林川澤之數不可以不治然則成周之時其財非特可以足經國之費加之以不庭不虞之故民不加斂而國無乏之事者以司書治正之法素

行故也

凡稅斂掌事者受法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凡邦治攷焉

以悅取之謂之稅使衆聚焉謂之斂凡稅斂則非特貢賦所出而已小司徒曰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則稅斂之事有在貢賦之外矣司書掌九正九事則稅斂之事有法存焉凡掌稅斂之事則受法於司書矣不唯受法而已凡事成則又入要貳焉要貳者物數之要要書之貳也使入要貳於司書則以知稅斂之多寡故也凡邦治謂凡治於邦者司書則登正其書以待來攷也葢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其書皆藏於司書則司書無所不掌矣是以邦治無小大詳畧皆攷於司書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

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

設官之名有謂之典有謂之職典言其有常道之存也尊而重之故稱典焉若典祀典命典瑞之屬是也職言其有任法之所寓也聽而治之故稱職焉若職内職歲職幣之屬是也内也者所以受藏之以其掌邦之賦入故名官曰職内掌邦之賦入則九賦所入之財職内掌受而藏之也辨其財用之物者物以色之財用不一則其物色亦異不可以不辨之也兼言財用者財有聚意用有散意職内雖受藏之府而藏之亦有聚散之別所以辨其物者謂此也執其總者執邦賦之總蓋一而定之謂之總若絲之總物然也夫司掌官法以治目所總者一日之數故謂之目師掌官成以治凡所總者一旬之數故謂之凡職内掌賦入之總數此所以異也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者大府曰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

蓋官府都鄙之吏有受財用於大府是以大府之財用入於都鄙官府職內則掌其副貳之書也以逆邦國之賦用者邦國指諸侯而言之也夫諸侯之君分土惟三而所入之賦當量入為出烈文嘗戒之以無封靡于爾邦則專利傷財者皆法之所禁此職內所以因而治正之也小司徒曰三年則大比及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謂之比要凡邦國財用之數皆具於此矣職內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則以王國財用之數而治正諸侯賦用之數也王國所用之數宜多邦國所用之數宜寡以其所多而治正其所寡則諸侯亦安敢有以封而專利以靡而傷財者哉先王之法於是善矣

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

凡受財者謂受財於職內以給用者受其貳令而書之謂書其副寫之令而籍之也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者職歲掌賦出者也官府財用之出謂官府之吏出財以給用也職內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故歲終而會則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入言官府而不言都鄙則治都鄙為畧而不及官府之詳故不言也叙其財待邦之移用則理其財使各有序而不紊然後其財之有餘可得而知其數則移此之有餘以補彼之不足是之謂移用先王於財有常用有移用常用者法之經移用者法之權大府曰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此曰待邦之移用則所以互相備也大府所以取具者以其有移用之法也職內所以能待邦之移用者以能叙其財也然則移用之法豈特見於財而遂師又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則先王之法亦貴乎變通以盡利矣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

夫利之所在奸僞存焉於利見金者或肆而爲貪見利忘義者或至於爲盜先王豫窒其原以謂一歲之間其與事爲禮無非資財以爲用故其出入則有數其計録則有書自大府而下其掌治者固非一人又有職歲者總計一歲財出之數以待歲終之攷校其詳畧周密至於如此雖奸僞之吏無所肆其貪盜之非矣職歲爲受藏之府故掌邦之賦出凡官府都鄙之財或出以給用或出以賜予皆有數有貳焉故曰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其所貳財數之書則以備歲終會計而攷之之故也葢有數以計其財有書以貳其數則財用之多寡費出之當否可攷而知矣

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灋於職歲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灋贊逆會

官府都鄙羣吏出財用其費用皆有數其營造皆有制欲使知所用故受式於職歲欲使知所治故受法於職歲與大府凡頒財以式法授之相為先後焉幣餘之賦以待賜予職幣掌幣餘之官也故賜予則以敘與職幣授之必以敘授者葢賜予者上之私恩也敘者先後之倫也私恩所以為仁先後之倫所以為禮明私恩之仁未嘗妄施焉必有禮以節之矣然則上之賜予亦安可以苟得哉歲會掌於大宰其書則掌於司會職內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則職歲贊逆會者凡與職內同贊司會而已先王經天下之政莫重於理財凡有所用必有其人凡有所治必有其法故凡頒財大府以式法授之凡羣吏之出

財用必授式法於職歲及會職歲亦以式法贊逆會也不會而以式贊逆會則財數多寡費用之當否皆得以式法而治正之則吏之用財者又孰敢違其經制者哉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楬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楬其列反

此官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所以有職幣之名也凡官府都鄙與用財以為禮者皆有式法則其所得之幣亦有常制蓋我以禮施焉彼以幣報之所報之厚薄凡以稱其所施而已此所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必以式法也振者以時舉之也掌事者之餘財必以時舉之以其既出

以給用恐積久則或遺忘故也於幣言斂於餘財言振亦互相足也皆辨其物則色以别之防其或以賤貿貴也而奠其錄則定其數焉防其或以多為寡也以書楬之則明言而表之也幣餘之賦以待賜予以賜予用財之餘事故也然賜予亦非獨取於幣餘而已葢賜予之物或共於外府內府或取於典絲典枲以幣餘之類寡或不足以給其用故以詒上之小用賜予而已

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贊之

幣餘之賦所以給用者雖止於小用賜予然亦不可不計其所用之數歲終則會其出凡以謹其用而防之是凡邦之會事以式法贊之亦以贊會故也與職歲以式法贊逆會同意然逆則有所治正而職幣則無與於治正之事以式法贊其會而已故不言逆謂之凡邦之會事則非止其職之所掌之事也凡官府

之吏歲終會計財用之
事職幣以式法贊焉

周禮詳解卷七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張虎拜
謄録監生臣蕭恂